

违规探险救援自费

维扬书生

近日,数名“驴友”擅自徒步进入江西百丈山未开发山区探险被困,经过救援人员18小时的艰难搜救才被安全救出。“驴友”最终承担了2万元救援费。笔者认为,由违规探险者承担救援费合理合法。

从情理上说,“驴友”因自身的不当行为导致需要救援,就应当为别人的出手帮助承担相应的费用。从法理上说,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有权请求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救助。”“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这一法律规定,旨在保障旅游者在面临危险时能够得到及时救助,同时也明确了旅游者在接受救助后需要承担的相应的责任,避免一些人滥用救助资源或者因自身不恰当的行为导致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

“驴友”因违规而买单救援费用,此前已有先例。2022年8月,有人独自在卧龙镇三道桥区域违规穿越保护区核心区后失联。有关单位立即安排应急指挥中心组织人员开展搜救工作。最终,该保护区管理局按照规定,对其违规穿越保护区核心区处以罚款5000元,并由其承担所有搜救费用。2024年7月底,4名游客前往新疆尼勒克县旅游,擅自闯入冰川无人区被困。该县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接警后,第一时间启动救援,经过48小时艰难搜救,终于在冰川无人区域找到被困游客。最终4名游客支付了救援费用。

救援力量是公共资源,不能因某些个体的违规操作被肆意挥霍。让违规涉险者承担救援费,应成为社会共识。实施有偿救援,不仅仅是让那些违法违规的人得到警示、付出代价,对社会公众进行安全警示教育,同时也能让有限的公共应急救援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

肝胆篇



老树画
腊梅

庭前雪花落,一树蜡梅开。寒香时有无,伊人独徘徊。

能品味世间滋味、追思故人才风采。

四

十年之后,2015年2月5日,拙著《绝代有佳人——女性小品赏读》面世,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蒋明英老师约见面,其夫赵伯伯正在住院,只好另定时间。

10日下午,我如约到省城蒋宅送《绝代有佳人》。她家当时在某著名电影制片厂的家属区内。小时候在林场观赏坝坝电影,很多片头都挂有这个制片厂的大名,对我们这群小孩来讲,简直就是遥不可及的存在。记得蒋老师正在看一部网络畅销书《人生若只如初见》,说同样是解析古诗,此书就比较通俗易懂,不像我的《诗经里的那些动物》那样“打脑壳”(费脑筋),要旋看旋查字典。

第二次到蒋老师的家中,已是9年之后的2024年12月13日,蒋老师已乔迁新居。新居宽敞了许多,还带着一个别具洞天的小院子,里面有鱼池、绿植等。我到时,蒋老师已早早地用当归、黄芪、枸杞炖好了一只鸡,味道鲜美,据说是祖传的手艺。

蒋老师热情地叫我翻阅她的影集和书架,说瞧得上的尽管随便拿走,又称“一诗友已拉走了一车线装古籍,你若不拿下次怕就莫得了”。盛情难却,我挑了十几本旧书、十几张老照片。一面挑选,一面听她讲述照片上的人物故事。其中有一张黑白的,尤其珍贵,是两位川籍作家巴金、车辐的合照,时间是1985年11月2日,地点是上海,将近40年前的留影。车辐也是蒋老师的老朋友,他去上海拜访巴老,然后拍照、加印,送了这么一张给蒋明英。40年后,机缘凑泊,蒋老师又将此照转送于我。她语重心长地说:“我想你收藏更有意义。”蒋老师故交张天健先生的哲嗣张起教授听我转述后认为:“此话叫传承。”

是呀,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我一定会什袭珍藏。

诗话》扉页),则对应着当时的节日氛围、桑榆暮景……

三

逝水飞光,白驹过隙,一晃,流沙河先生已作古5年有余,我认识蒋明英老师已经快20年了。

2005年夏,蒋明英通过老诗人陈道谟转赠诗集《五月恋歌》给我,陈老师希望我读后可以写一篇评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蒋明英”,第一次拜读其书。

兴许是年纪跟兴趣的缘故,片云孤鹤的我偏爱《五月恋歌》里面的情诗,尤其是《中秋夜》一首:“石榴红了/故园的秋色从桥下飞来/东瀛的玉色蝴蝶知道/今晚我在月光中等你/温柔的风多情的云/乘上梦幻之舟/越过辽阔的海岸/奔腾的浪花/无数的渔村岛屿/我终于明白/世界上

最美丽的风景/原来是你”。初看一遍,我就联想起了辛弃疾的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与郭六芳的诗“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间”,三者均具备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界定的诗歌的基本规则——“善于创造距离和组织时间”。

同年11月,小雨间阴。我得以陪同陈道谟先生,与从成都乘车过来的王尔碑、木斧、张湮、蒋明英等诗人聚会。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跟蒋老师碰面。她高度赞誉了我的诗评,我们一行7人聚了餐,合了影。这一年,蒋老师63岁,我27岁。转瞬十九载,一切恍然如昨,又忽为畴曩;19年已消散无迹,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如今,照片上后排的5位均已相继往生,只有前排半蹲着的蒋老师和我还

明英”,窥见一个有趣有料、有益有味的灵魂。

二

定期或临时的茶聚,对于蒋明英来说,既是“朴素的日子”,也是难得的良辰。同朋友们一道“听铿锵京剧”,“几碗淡茶几把竹椅/一张摇摇晃晃的方桌”,便足以构建一座“只属于诗与友谊”的快乐岛屿。

这“岛”上,就常有流沙河先生的瘦削身影。1992年11月21日,在成都大慈寺喝茶时,流沙河将新出的《庄子现代版》送给蒋明英,扉页上签写道:“朋字之古文即鳳(凤)明英留存”,然后在旁边画了一个象形的“朋”字,被蒋明英戏称为“画娃娃儿”。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朋字?这既照应了《庄子现代版》首篇扶摇万里的鹏(《说文解字》认为鹏就是凤),又

女诗人“蒋摩登”

林赶秋

表明了作者与受赠者之间的朋友关系,一字而双关,微言而大义。

2015年7月23日,适逢大暑节气,成都正是难耐的桑拿天气,73岁的蒋明英登门拜访84岁的流沙河。言笑之间,清瘦而矍铄的沙老将两年前出版的《诗经现场》精装本签赠给蒋老师,称蒋明英为“女士”,并云:“甲午大暑之日驾清风来我家。”将友人来访形容为酷热中的清风来袭,胜却废话无数,正所谓“君子约言”,赞美朋友于蕴藉之中,善哉妙哉!

有时候,沙老又称蒋明英为“诗家”(2007年2月27日题于《流沙河近作》扉页),对友人的文学成绩给予肯定;有时又称蒋明英为“先生”(2010年7月27日题于《流沙河认字》扉页),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或者称她为“老友”(2012年重阳节题于《流沙河

个数;赢的人则马上跑开,各自找隐蔽的地方藏起来。

我们通常躲藏的地方有院门后、水表井、隔断墙、煤堆、小厨房,藏的人屏住呼吸,大气不敢出一口,找的人则虚张声势地喊着“还躲?我都看见你啦,快出来吧,缴枪不杀!”有时也蹑手蹑脚地慢慢靠近对方藏身的地方,然后突然一把掀开遮挡物,找的人和藏的人都会同时哈哈大笑起来。大人们受到感染,有时也会加入到我们捉迷藏的游戏中来,他们帮我们找藏的地方,有时还不忘打掩护,脱下自己的褂子给我们蒙在身上,或是偷偷给我们指指谁藏在哪儿,然后哈哈笑着看我们被一一发现。

有一次,我被大人举到了一只空水缸里躲起来,听到外面小伙伴跑来跑去,就是不知道我藏在了哪儿,我屏住呼吸,深深埋着脑袋,不敢弄出

一点动静。大人们还拿着一根柴劈时不时敲一下水缸,喊着“藏好了啊”,我则悄悄躲在缸里暗自“咪咪”偷笑。可过了老半天也没见谁来找我,就憋不住偷偷探出脑袋打算看个究竟,却不想引得所有人都“嘎嘎”大笑起来。原来根顺和娅秋早就停止了游戏,正坐在小板凳上和大人们一起饶有兴味地等着看我在水缸里露出脑袋的那一刻。

有一年夏天,学校组织我们去乡下麦收。老师说要让我们从小就体会农民伯伯的艰辛,懂得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麦收的确不易,我们收麦子的时候正值酷暑,一个上午干下来,浑身上下落满了泥土和麦芒,身上又黏又痒,我们几个男生突然就想偷着去村东的牛背河里游泳。但学校早就有令在先,严禁下河游泳,如果被老师发现可就麻烦了。我们七

捉迷藏

付振强

捉迷藏,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夏天的傍晚,吃过晚饭后我便和根顺、娅秋等小伙伴一起在院里玩捉迷藏。院子不大,大人们饭后还要在院里摆上桌子喝茶聊天,那也不影响我们在其间穿来跑去,大呼小叫地你追我赶。

因为捉迷藏有分工,快乐程度不同,所以我们通常都要先“猜丁壳”来决定谁来藏谁负责捉拿。“猜丁壳”充满了悬念,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一想到马上就可以开始捉迷藏大战游戏,我们都不禁跃跃欲试。一旦“猜丁壳”决出输赢,输的人立刻蒙上眼睛背过身,开始倒数五

无事可做与有事可忙

乔凯凯

一份工作,每天没有太多的事情,只需要完成老板安排的接人、送文件之类的杂活。如果一天都没有安排,那就待在办公室清闲地过完一天。

另一份工作,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其中不乏一些有难度、有挑战性的工作。从上班一直忙到下班,有时候甚至需要加班才能完成。如果没有生活压力的话,这两份工作,你选哪一个?可能很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一份工作。清闲自在,没烦恼,多好啊!第二份工作多苦啊,生活是用来体验、用来享受的,可不是为了吃苦而来的。以前,我肯定也会选

第一个,而现在会选择第二个。第一份工作可能每天上班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完全没有目的,上班就是为了到点下班。这种状态会让人意志消沉,浑浑噩噩,毫无成就感和价值感。第二份工作对于一个内心有追求有热爱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鼓励。不必等待别人安排任务,而是自己主动想要去做事,并且把事情做好。这样的工作是充满动力的,这样的生活也是不乏快乐的。

有时候,无事可做不到见得幸福,反而可能是一种损耗和折磨;有事可忙也不见得一定辛苦,反而是一种为着目标努力而激发出的蓬勃的生命力。

星期文库

花样童年之四